

专题：聚焦中美关系

中美海上竞争与合作及未来走向

温金蓉

内容提要：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形势，特别是东海、南海的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中国海洋环境出现不容低估的严峻现状与发展势头，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前景不确定并将影响深远的战略风险期。中国的崛起及其对海洋利益的拓展与美国的海洋霸权及利益索求形成碰撞，由此导致中美海上竞争升级，矛盾深化，由海空意外事件引发军事冲突或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不能完全排除。未来中美在海上方向应当以维护各自国家核心利益为出发点，增信释疑，管控分歧，努力寻找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冲突点，促进合作中的良性竞争。中美任何一方要实现关乎各自未来安全和繁荣的愿望与计划，除了合作，别无他路。

关键词：中美关系 海上安全 竞争 合作

近年来，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形势特别是东海、南海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日、菲、越、韩围绕黄海、东海、南海领土争端的斗争持续发酵；美国着眼“后反恐时代”，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战略关注点转向亚太地区，视中国为其潜在对手。2015年，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出现显著变化：3月美国海军发布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明确指出中国“海上力量扩张”态势；5月中国国防部发布《中国的军事战略》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海军奉行“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战略；5月美国以维护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借口，公然派遣P-8A巡逻机在南中国海挑衅中国主权。在中美海上分歧增多，海洋战

温金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海洋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东亚海上安全”国际研讨会（2014年）的发言补充、修订而成。

略猜忌加深，海上竞争加剧的时候，处理好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构建新型大国海上关系，将对维护中美关系、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一、当前亚太地区海洋安全形势面临严重挑战

亚太地区主要国家濒海，海洋安全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亚太地区聚集了中、日、美、俄、东盟五大战略力量，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相邻相近，是地缘经济活跃和地缘政治复杂的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力量和潜能的中心。

亚太地区主要国家濒海，海洋安全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2010年以来，亚太地区海洋安全形势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变得异常复杂。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着重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及与菲律宾的军事关系，遏华一面明显加强；日本安倍政府积极推动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制造钓鱼岛紧张局势，借美拉东盟对抗中国；越南、菲律宾等个别国家倚重美日，在南海不断挑衅中国主权底线，趁机谋取私利。中国针对个别国家在东海、南海挑衅中国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而被迫采取一些反制措施，引发美、日、越、菲等国的战略疑虑与过激反应，海洋版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主要表现是：

一是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持续升温。体现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形势依然紧张，双方海空执法力量时常形成对峙；中国与南海有关国家的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争议没有解决的迹象，菲、越争夺我国岛礁的挑衅活动还在发展；韩日独岛（日称竹岛）主权争议，双方时有宣示领土主权的动作；俄日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主权争议，双方亦坚称各自拥有领土主权；由海域划界争议引发的渔业纠纷不断，暴力执法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形势复杂。随着中国在南沙进行相应的岛礁基础设施建设，中美“航行与飞越自由”之争升温。2015年，美国舰机抵近我国南沙岛礁侦察活动明显增多，5月20日美军P-8A“海神”反潜巡逻机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公然闯入我国南沙岛礁上空，遭我国海军严正警告。美国甚至宣称要拉日本等域外势力“联合巡航”南海，出现了南海地区军事化、国际化的倾向。美方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与国际准则和规范“不合拍”，并表示为确保人工岛外围在内的航行自由，美国决不妥协。中方主张强调南海航行自由绝不等于外国军舰、军机可以随意进入一国领海、领空，中方将坚定维护领土主权。

三是海空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增大。中美1998年建立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但双方在专属经济区军事利用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适

用问题上有分歧，集中在美军舰机抵近中国近海、在专属经济区内侦察、南沙岛礁附近航行与飞越的合法性问题上，由此引起发生海上意外事件的担忧。近年来，日本时常就中国海军进出第一岛链海峡水道和进入东海海域训练提出质疑，美日无视我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时常派遣飞机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挑衅性飞行，双方舰机在海空相遇的概率大大增加，加上钓鱼岛争议因素，就显得更加危险。

四是海上交通线安全威胁严重。亚太大多数国家都是外向型经济，原料、能源进口与产品出口大都需要经过海上。目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的油轮数量是通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海盗、海上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问题是海上交通线的主要威胁。据国际海事局和国际商会（ICC-IMB）的报告，在东南亚地区，平均每两周时间，小型油轮就会遭到一次海盗袭击。2015年1月至4月中旬发生的全球54起海盗持械抢劫事件中，有55%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过去几年里，全球海盗事件数量稳步下降，但2015年第一季度发生的海盗事件比2014年同期增长了10%，海盗劫持的人质数量达2014年的三倍。

此外，亚太地区近年来地震、海啸、飓风、热带风暴等严重自然灾害不断，给人类造成巨大损失。还有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重大灾害也有上升趋势，如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的海洋环境污染的危害还在发展。

二、中美海上竞争升级、矛盾深化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视为在战略和军事安全领域加以制约防范，在双边经贸、地区稳定和全球治理等诸方面又须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将亚太地区作为美、中战略竞争的重心。2012年1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新军事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将努力确保其“军事超强”地位，实施战略与资源的“再平衡”。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旨演讲，强调增加兵力进行“前沿部署”是美国对亚太地区“承诺的核心”。2015年4月，美国发表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确定将把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合作从应对“周边事态”扩大到全球范围，实现双方军事力量从平时到发生突发事件时“无缝对接”的合作。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可概括为：竞争合作、制约防范、规塑行为、影响发展、避免危险。

从安全层面上讲，美国“再平衡”战略以主导亚太为主要目标，以构建新型亚太安全体系和调整军事部署为主要内容，有重点地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尤其突出对海上方向的战略围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加紧构建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美国试图打造以美国主导的、以美日澳韩菲联盟+印度为骨架的“亚洲版北约”，以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美

重视东南亚地区在新型亚太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性，着重强化海上方向对中国实施战略围堵的安全体系。主要做法：

外交上，美国大力巩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同盟关系，深化与新加坡、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军事上，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扩大与盟国和伙伴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与规模。在区域多边机制建设上，主动改善与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关系，向“中国传统势力范围”渗透。美越海军实现了首次联合军演，实现首次美战舰访越，2015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越并与越南共同签署了《国防关系愿景联合声明》，承诺向越南提供1800万美元，用于帮助其购买美国制造的巡逻艇；对缅甸采取了逐渐务实做法，实现了对缅政策从强硬到柔软、由高压到对话的重大转变。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美国深度介入东海、南海问题，无视东海、南海岛屿领土主权争端对中国的敏感性，把辽阔的海洋空间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新阵地，先保持住争端问题的“低烈度紧张”，再出面充当“调解人”甚至规则制订者，把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体系。

（二）重点完善围堵中国的岛链军事部署。根据2012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上宣布的计划，至2020年美国将把其海军60%的兵力部署在太平洋，同时加紧构筑从中亚、南亚、东南亚到东北亚的军事基地链，着重完善围堵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岛链军事部署。

在第一岛链，美国正在加紧完善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军事部署。一方面继续保持东北亚基地群，在日本、韩国部署有重兵，军事基地设施密集而完善。特别是在中国东海东面冲绳岛集中部署了驻日美军60%的兵力和基地设施，包括最先进的F-22“猛禽”隐身战斗机、MV-22“鱼鹰”运输机和P-8A“海神”反潜巡逻机。另一方面，大力完善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基地群。根据美新之间达成的协议，美军可长期无偿使用新樟宜海军基地、森巴旺海军基地和巴耶黎巴空军基地，从而控制马六甲海峡咽喉。美军还租用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的17个军事基地与设施，作为海空舰机临时休整、补给和维修之用。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在东南亚的前沿部署轮换兵力。

在第二岛链，美国重点加强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计划将关岛建设成美军在西太平洋重要的力量投送中心和控制亚洲战略态势新的战略中枢，如最近两年新部署了B2隐形战略轰炸机、F22隐身战斗机和RQ-4A“全球鹰”无人机，攻击核潜艇于今年增至4艘，还计划于2017年部署一种能够在空中连续飞行24小时的新型无人机——MQ-4C“人鱼海神”无人机。

在澳大利亚，美军在中部的松树峡建有先进的航天监视站，并宣布在北部的达尔文永久驻军。一位美国官员曾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北部相比日韩基地而言更接近南海。针对南海的意图显而易见。

（三）全面介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近年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

明显加快，形成了“10+1”、“10+3”、“10+6”等经贸合作机制。特别是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中国倡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及世界未来经济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美国的关注与担忧。为打破亚太原有的区域经济整合节奏，进一步稀释中、日等大国的区域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奥巴马政府加紧调动行政、经济和外交资源，全面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这一协定是美国推进“全球经济新进程的一部分”，但是更主要的是为了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经济重心位于沿海地区，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围堵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海上安全。

三、中美海上竞争升级的主要原因

中美海上竞争升级主要源自美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海洋利益的拓展也与美国的海洋霸权形成碰撞。

中美海上竞争升级主要源自美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海洋利益的拓展也与美国的海洋霸权形成碰撞。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原因：

原因之一，美国抱持零和思维不放。美国冷战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寻找敌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目标从冷战时期的与苏联争霸转变为防止出现一个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兴大国或国家联盟，而中国则被美国认为很有可能成为其霸权地位的挑战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秩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战略界人士担心崛起的中国将挑战美国的亚洲领导地位，挑战美国的盟国体系，挑战国际规则机制的控制权，挑战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挑战全球公域的治理权和西方价值观。鉴于海洋对中国崛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未来在安全、经济、资源、环境、政治方面都依赖于海洋，而且未来中国制天权的能力建设也依赖于海洋。美国控制了中国周边海域，就等于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源输入、缓解环境压力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限制了中国制天权的发展。美国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霸权的更替与海上力量的兴衰密不可分，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实力将会削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在全球的影响力。

原因之二，美国地缘战略的需要。美国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石是其地缘战略，其核心就是维持欧亚大陆均势和海上非均势。防止任何大国单独或联合起来控制欧亚大陆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在欧亚大陆实施的主要战略手段就是维持欧亚大陆均势，使美国这个“离岸平衡手”能充分发挥作用。作为欧亚大陆屈指可数的陆权大国，中国以其辽阔的疆域、庞大的人口数量、欣欣向荣的经济以及快速现代化的军队打破了这种均势，使美国认为中国将成为其在欧亚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把陆权大国中国的影响限制在欧亚大陆

范围内,使其不向海上扩展,以避免打破美国在欧亚大陆维系的均势和在太平洋建立的海上非均势。中国的周边海域成为陆权国家中国与海权国家美国的利益碰撞之处。

原因之三,美国军事转型的影响。美国认为,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与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息息相关,因为美国海上力量的部署主要是为了保护并维持一个和平的全球体系,而这一体系由相互依存的贸易、金融、信息、法律、人际及管理网络组成。为适应冷战后的形势与需要,美军开始实施军事转型,提升军事能力,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以便支持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国家霸权主义战略。美国海军的作战对象、作战环境、作战理念均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军颁布的一系列文件,既指出了美国海军的转型方向,也涵盖了其海军新战略的具体内容,其中“从海到陆”、“海天一体战”、“空海一体战”的作战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实施这一作战思想,海上力量必须“前沿部署”、“全球存在”、“全球作战”。

2015年3月美海军第二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进一步强化全球力量部署和提高全球领导力的思路,提出海上力量要具备五大基本能力:一是全域进入能力,重点针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发展新能力,以组合力量击败敌人整个系统。二是威慑能力,保持战略核威慑和常规威慑力量的均衡。三是海上控制能力,建立局部海上优势,阻止对手具有同样的能力。四是力量投送能力,强调“维持远程行动能力是海军力量投送的基石”。五是海上安保能力。将对外合作作为实现全球存在的补充手段,更加注重与盟国和伙伴国的海上力量合作,如在今天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宣布将提供4.25亿美元加强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力量,目标是能够“在需要的地点、需要的时间”展开行动。

在中国方面,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和海上经济利益的拓展,中国海洋意识开始觉醒,国家安全观正在发生变化,同时媒体对中国的海上力量建设进行过度解读,这些都是导致中美海上竞争加剧的客观因素。

一是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随着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军队日益成熟、自信和开放,愿意与各国军队发展友谊、深化合作,担当起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义务。2015年5月中国首次发布《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明确了中国军队“四个坚决维护”的使命(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和八项战略任务(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军事威胁,有效维护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安全;坚决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和利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保持战略威慑,组织核反击行动;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加强反渗透、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担负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和支援

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等任务),涵盖了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新型安全领域。白皮书明确提出海军要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局部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相结合的转变。

近年来,随着航母和一批大型舰船和新型战机入役,中国海军开始向蓝水进发,派遣海军编队前往亚丁湾护航,组织例行性远航训练,加强与友好国家海军军演活动,作战海区将逐步扩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岛链。总的来看,中国海军要打造一支蓝水海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样的军事现代化目标必将与美国军事转型产生矛盾与冲突。美国认为,“中国海军未来十年的目标,是成为更强大的地区力量,能够在更广阔的亚太地区投送力量,遂行长期、高强度的作战行动。远海机动已经成为中国海军年度训练的常态化组成部分”。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视中国为唯一可能对美国的影响力及在西太平洋地区力量投送带来重大和持久威胁的国家。中美海上竞争与矛盾是两国军事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发生摩擦的体现。

二是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如果说美国是严重依赖本国海军远程投射能力的超级军事大国,那么中国就是越来越依赖一个安全稳定的全球海洋体系的世界贸易大国。目前中国对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60%以上,2014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3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34万亿美元,进口1.96万亿美元,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069.57亿美元,位居第二。对于中国而言,确保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资源运输通道安全变得至关重要,海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蓝色大动脉”。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一构想是根据区位现实,采取以近及远,由易到难,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推进方式,根据实现的成果和经验,逐步拓展沿着“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连通合作规模。这一倡议在世界和亚太地区得到广泛关注,既期冀中国在海上互联互通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又疑虑中国隐含某种特别的政治意图。中国不仅对拓展海洋利益抱有浓厚兴趣,而且开始付诸实施相关设想,有理由相信中国对海洋利益的认识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但是这种活动和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美国对中国迅速发展海洋实力的疑虑,从而深化了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的竞争与矛盾。

三是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新概念逐渐形成并见诸实践。一是新安全观,主张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扬弃绝对安全、单边安全和狭义安全;二是利益共同体,寻求与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以利益汇合点超越利益分歧点或冲突点;三是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破解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必然对抗的逻辑;四是新责任观,主张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来界定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分担责任的内涵;五是“共同崛起”,主张实现金砖国家整体崛起、构建西方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二十国集团(G20)合作框架;六是

“和而不同”，主张实现世界文化多样性、各国道路差异性和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普世性的统一。这些理念的提出及实践引起国际社会及美国的过度解读和质疑，认为崛起的中国将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与此相关，海洋问题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矛盾深化的窗口。

四、未来走向：合作与竞争

美国面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固然有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但从另一方面讲，也表现了美国对中国和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和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中美双方由海上意外引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虽无法完全排除，但可能性很小。尽管国际上和美国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战略家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质疑，对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寄予期待不多，但中美两个大国都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并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应当避免或少犯历史性、全局性错误。

中美双方由海上意外引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虽无法完全排除，但可能性很小。

未来中美在海上方向将以维护各自国家核心利益为出发点，加强战略对话，增信释疑，管控分歧，努力寻找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碰撞点，两国的海上关系将呈现竞争与合作交织的态势。

一方面，海上竞争将呈螺旋式上升趋势。从强度来说，中美海上竞争的矛盾有逐步增强的趋势。目前，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纯粹是一种“零和游戏”，这种看法在美国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罗伯特·卡普兰早在2009年曾撰文指出：“中国濒临太平洋，又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这将给它带来与美国的潜在冲突。”在卡普兰塑造的未来地缘政治版图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霸权最有力的挑战者，而这种“零和游戏”的主要空间就在海洋。2015年中美在围绕南海问题爆发的带有火药味的论战就是例证。

从规模来讲，中美海上竞争有扩大趋势。2006年美国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首次明确中国为假想敌。2010年美国在“空海一体战”联合战斗概念中更是指出，“空海一体战”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不断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法而提出的，重点在于阻止中国在短期内赢得战争，以及摧毁中国企图压制美国及其盟友的信心。2015年新版美国海军战略明确指出中国“海上力量扩张”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稳定。随着中国海上实力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的逐步增长，中国迈向蓝海的步伐将会加快，中美海上竞争将会由中国近海向远洋扩散，其规模也随之增大。就重点区域而言，有向南海转移的趋势。一是南海是重要的国际海上航线必经之地，是中国重要的海上航线，也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二是南沙问题地区化、国际化、军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介入态度已明晰；三是南海领土主权争端升级，资源开发矛盾激化；四是南海海域是核潜艇、航母进行机动与隐

蔽的辽阔场所，对中国建设二次核打击力量、前出太平洋机动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美国对南海地区监控力度明显加大，包括从空中、海上、水下和太空的监控。南海的战略地位决定中美必然在此发生矛盾或碰撞。

另一方面，合作领域将不断扩大。就整体而言，中美在海上竞争的矛盾源于军事、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但应该不会突破爆发全面海上武装冲突这条底线。

首先，双方高层有决心让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双方表达了致力于构建基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美中之间不应该是零和关系，两者之间应该建立的与其说伙伴关系，不如说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关系。

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北京举行。习主席在致辞中强调中美要用积土成山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携手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称“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奥巴马总统在书面致辞中表示，中美关系不断加强，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双方需要围绕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共同挑战建设两国关系。2014年11月“习奥瀛台会”上，双方再次重申合作共赢，愿意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安全。2015年6月23—24日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延续了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的基调，进一步凝聚共识。双方的对话和磋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包括把保护海洋作为合作新支点的决定，为习近平主席定于2015年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营造了良好气氛。

其次，中美军事交流将继续保持良性互动。自2001年中美海上空中碰撞事件发生后，双方为避免发生海空冲突做了不懈的努力，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推动和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两军关系在最近三年里取得重要进展。一是高层互动频繁。两国国防部长以及总参谋长成功实现互访，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官先后访问中国，彼此的开放程度都有新的突破。令人欣慰的是在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之际，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依然按计划率高级别代表团于2015年6月访美，就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二是机制性磋商对话取得重要成果。双方就重大军事活动通报机制和中美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进行多轮磋商，于2014年底签署了“两个互信机制”谅解备忘录；目前正在就空域意外相遇规则进行磋商，期待年底达成谅解备忘录。此外，在第14届西太海军论坛上积极推动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三是军事联演联训活动增多。自2012年开始中美海军在亚丁湾举行例行性联合反海盗演习，2014年中国海军首次派军舰参加“环太平洋—2014”军事演习，2014年两国海军舰艇首次依据 CUES 和战术1000进行联合演习。四是军事交流活动多样活跃。中美两军间

交流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减少,相反在不断尝试接触,两军在舰艇互访、军事学术研究、中青年军官交流方面展开了多样化的合作。2015年2月初,中国海军29人舰艇长代表团赴美访问,走进五角大楼,访问了3所军校,与28名美国海军同行坦诚对话。这是中美两军在30多年的交往史上首次双方海军一线指挥人员进行如此规模的交流活动。4月20—25日,美国海军第7舰队旗舰“蓝岭”号两栖指挥舰载1000多名官兵抵我军南海舰队访问,双方举行了一线军官座谈交流和海上联合演习等深入广泛的交流活动。4月29日晚两国海军领导人首次进行视频通话,就两国海军务实交流合作、美舰机抵近侦察、南沙岛礁建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尽管存在种种矛盾和分歧,并经历了东海、南海舰机对峙和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辞交锋,但双方都有意愿坚持通过交流、合作,管控分歧,增进互信,消除误会,减少误判,避免陷入不可收拾的军事冲突。

最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不断深化。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尤其是“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海洋领域越来越突出,并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特征。这些问题包括海上恐怖主义、生态环境、传染病、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等。显然,这些威胁单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和解决。为了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希望建立一支“全球化”的海军;维系一个繁荣、稳定的全球海洋体系。中国海军积极履行国际义务,2010—2014年间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赴亚非拉十多个国家和亚丁湾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截至2015年1月,中国海军共派出19批护航编队54艘次舰艇、42架次直升机、1300余名特战队员和1.6万余名官兵赴亚丁湾执行反海盗和护航任务,先后为798批次、58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中国有望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进而促进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亚丁湾护航从一个侧面证明:中美双方进行海上合作而非对抗利大于弊,合作应当成为未来两国海军关系的发展趋势之一。

结 论

虽然亚太地区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多,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地区形势主流,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争端也是地区国家主要政策取向,也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和做法。

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并走向远洋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海上力量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需要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海上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中美海上方向的博弈将会持续进行下去,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展开同时带有竞争与合作性质的海上博弈。

中美海上矛盾的发展不可能引起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德矛盾那样的冲突,其原因不仅在于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因素,还在于中国发展海上力量的根本

目的并非是争夺霸权、挑战美国地位及其倡导的国际秩序，而是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维护中国国内的长治久安。

中美任何一方要实现关乎各自未来安全和繁荣的愿望与计划，只有合作，别无他路。两国应着眼共同安全利益，坚持互惠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构建“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的新型军事关系，构建“相互尊重、避免冲突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